

伊斯兰与西方

“伊斯兰国”影响下的西方青年 极端化现象分析

李 宁

摘 要: 自 2014 年 6 月 29 日宣称建立“哈里发国”以来,“伊斯兰国”利用社交媒体,大肆宣扬恐怖思维,招募并鼓动支持者发动暴力袭击,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日趋严重的青年极端化现象,特别是很多土生土长的西方青年成为其推行恐怖主义的工具和牺牲品。本文通过一些翔实的数据和实例阐述了“伊斯兰国”影响下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的各种表现,分析了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的表层诱因和内部动因及其所呈现出的特有趋势。

关 键 词: “伊斯兰国”;西方青年;极端化

作者简介: 李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北京 100024)。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5)06-0088-19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自 2014 年 6 月 29 日宣称建立“哈里发国”以来,“伊斯兰国”一方面在中东腹地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行令人发指的暴力恐怖活动,一方面借助社交媒体宣扬恐怖思维、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加入“伊斯兰国”参加“圣战”并煽动支持者发动暴力恐怖袭击,其恐怖影响如同洪水泛滥般迅速漫延至全球范围,致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卷入极端暴力的漩涡,特别是很多土生土长的西方青年也成为其恐怖影响扩散的牺牲品,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青年。从表层看,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异军突起乍然惊现并日趋严重,但究其深层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斯兰国”的影响只是引发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的导火线,其深层原因错综复杂由来已久。

一、西方青年极端化表现

(一) 加入“伊斯兰国”

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国战士”奔赴战场,据苏凡集团(Soufan Group)2014年6月的数据,约有来自世界81个国家的12,000名“外国战士”卷入叙利亚各派之间的武装冲突,主要分散在“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和“沙姆自由者运动”三个武装组织中。^①但自2014年6月宣称“哈里发国”后,“伊斯兰国”大张旗鼓地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加入“哈里发国”参加“圣战”,很快便成为中东最具吸引力的武装组织,有数据显示55%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外国战士”被确认加入了“伊斯兰国”,不到14%加入了“努斯拉阵线”,而只有2%多加入了其他诸如“沙姆自由者运动”等武装组织。^②与此同时,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战士”也迅速成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主要力量。据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极端化与政治暴力国际研究中心(ICSR)2015年1月的数据显示,加入“伊斯兰国”的“外国战士”人数已由2014年10月的15,000攀升至20,000多人,其中约五分之一来自西方国家。下表为部分西方国家加入“伊斯兰国”的人数:^③

国家	法国	英国	德国	比利时	荷兰	瑞典	澳大利亚	奥地利	丹麦	加拿大	西班牙	美国	意大利
人数	1200	600	600	440	250	180	250	150	150	100	100	130	80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穆斯林人口众多的英、法、德等西方国家青年纷纷加入“伊斯兰国”,一些穆斯林人口比例微小的西方国家也成为“伊斯兰国”恐怖招募的温床,如总人口仅1200万、穆斯林人口60万的比利时约有440人加入“伊斯兰国”,成为加入人数与总人口比例最大的西方国家。如联合国反恐专家所称,叙利亚和伊拉克已成为“国际极端分子培训学校”,加入“伊斯兰国”的西方

① Barrett, Richard,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The Soufan Group, June 2014, p. 6, <http://soufan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TSG-Foreign-Fighters-in-Syria.pdf>.

② Joseph A. Carter, Shiraz Mahera and Peter R. Neumann, *Measuring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in Syrian Foreign Fighter Networks*, ICSR, April 2014, p. 11, <http://icsr.info/wp-content/uploads/2014/04/ICSR-Report-Greenbirds-Measuring-Importance-and-Influence-in-Syrian-Foreign-Fighter-Networks.pdf>.

③ Swati Sharma, “Map: How the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to Iraq and Syria has surged since October,”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7, 2014, A1.

青年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恐怖训练营中,卷入各种极端暴力活动:有的成为“伊斯兰国”的冷血刽子手如数次出现在人质斩首视频中 27 岁的英国青年穆罕默德·恩瓦兹(Mohammed Emwazi);有的成为“伊斯兰国”实施暴力的“人体炸弹”,如 2015 年 6 月 13 日在伊拉克北部萨拉赫定省实施自杀袭击年仅 17 岁的英国少年塔拉·阿斯马尔(Tahla Asmal);有的成为宣扬“伊斯兰国”恐怖思维的代言人如被美国 FBI 列入恐怖名单 39 岁的德国说唱歌手丹尼斯·卡斯波特(Denis Cuspert);有的成为协助“伊斯兰国”实施网络攻击的黑客,如前黑客组织 TeaMp0isoN 成员 20 岁的英国青年朱奈德·侯赛因(Junaid Hussein),等等。很多加入“伊斯兰国”的西方青年已成为恐怖战场的牺牲品,有数据显示 40 名英国“圣战者”已被确认死亡^①,但令人担忧的是仍不断有西方青年逃离本国加入“伊斯兰国”参加“圣战”。

值得一提的是,远在中东腹地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伊斯兰国”恐怖活动的西方青年对西方本土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当具有恐怖思维、恐怖活动经验和恐怖组织背景的西方青年有朝一日回到西方时可能会卷入恐怖活动:抑或宣扬传播恐怖思维抑或策划实施恐怖袭击。2014 年 5 月 24 日,29 岁的法国青年迈赫迪·奈莫什(Mehdi Nemmouche)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个犹太博物馆持枪袭击造成 4 人死亡,比利时警方称迈赫迪曾在叙利亚滞留一年并与包括“伊斯兰国”等武装组织有染。挪威反恐专家托马斯·翰格哈默(Thomas Hegghammer)对 1990~2010 年间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回国圣战分子恐怖活动的研究显示,在境外参加武装冲突的回归者近九分之一最终卷入了本土恐怖活动。^②由此可见,移居“伊斯兰国”的西方青年对西方本土的潜在威胁不可小觑。

(二) 发动“孤狼”袭击

除大张旗鼓地号召西方国家穆斯林加入“哈里发国”参加“圣战”外,“伊斯兰国”还大肆煽动支持者在西方本土发动恐怖袭击。2014 年 9 月 21 日,“伊斯兰国”发言人艾布·穆罕默德·阿德南鼓动“伊斯兰国”的“士兵们”发动针对西方的“孤狼”袭击,11 月 13 日,其领导人艾布·伯克尔·巴格达迪发表声明再

① “Who Are Britain’s Jihadists?” *BBC News*, September 18, 2015.

② Thomas Hegghammer,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Western Jihadists’ Choice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Figh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1, February 2013, p. 10, http://hegghammer.com/_files/Hegghammer_-_Should_I_stay_or_should_I_go.pdf.

次号召“让圣战的火山随处爆发”。^① 在“伊斯兰国”的煽动与蛊惑下,西方国家相继发生了数起“孤狼”恐怖袭击:

1. 2014年10月20日,25岁的加拿大青年马丁·柯图尔·鲁洛(Martin Couture Rouleau)在魁北克蒙特利尔一家商场外驱车撞击两名士兵造成一死一伤后被击毙,加拿大警方称马丁·柯图尔·鲁洛案发一年前皈依伊斯兰教并在网上散布支持“伊斯兰国”的言论。

2. 2014年10月22日,22岁的加拿大青年迈克尔·约瑟夫·霍尔(Michael Joseph Hall)持枪袭击渥太华国家战争纪念馆枪杀一名士兵并闯入议会后被击毙,加拿大警方称皈依伊斯兰教的迈克尔·约瑟夫·霍尔曾计划前往“伊斯兰国”,但因护照问题未遂。

3. 2015年1月9日,紧随查理周刊袭击案之后,宣称效忠“伊斯兰国”的27岁法国青年阿米德·库利巴利(Amedy Coulibaly)在一家犹太商店挟持人质造成4人死亡。

4. 2015年2月14日和15日,22岁的丹麦青年奥马尔·阿卜杜勒·哈米德·侯赛因(Omar Abdel Hamid El-Hussein)在哥本哈根持枪袭击一个言论自由研讨会会场和犹太教堂造成2死5伤,据称侯赛因曾在Facebook上宣称效忠“伊斯兰国”。

5. 2015年5月3日,30岁的美国青年埃尔顿·辛普森(Elton Simpson)和34岁的纳迪尔·索非(Nadir Soofi)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加兰市“穆罕默德讽刺漫画比赛”会场外袭击警卫被击毙。事后“伊斯兰国”声称对袭击案负责并鼓动支持者“屠杀”漫画比赛发起人—美国自由防御倡议组织(AFDI)主席帕梅拉·盖勒(Pamela Geller)。

6. 2015年6月2日,26岁的美国青年乌萨马·阿卜杜拉·拉希姆(Usamah Abdullah Rahim)和24岁的大卫·赖特(David Wright)密谋斩首帕梅拉·盖勒和袭击警察,前者因持刀袭警被击毙后者被捕。

7. 2015年6月,穆斯林斋月开始之际,“伊斯兰国”发言人艾布·穆罕默德·阿德南在网上发布鼓动支持者发动“圣战”的宣传音频“让斋月成为异教徒的灾难”。^② 6月26日,35岁的法国青年亚辛·萨利赫(Yassin Saleh)在里昂

^① Jessica Lewis McFate, Harleen Gambhir, *Evan Sterling: ISIS'S Global Messaging Strategy Fact Shee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December, 2014, p. 1,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sites/default/files/GLOBAL%20ROLLUP%20Update.pdf>.

^② Ben Hubbard, “Attacks on 3 Continents Expose Global Hurdles in Terror Figh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2015, A1.

“斩首”一名法国人并驱车试图引爆一家美资化工厂。

这些毫无预兆突如其来的“孤狼”恐怖袭击在“伊斯兰国”的煽动下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本土引发了严重的公众恐慌和安全危机。这种所谓的单人或微群体恐怖袭击是恐怖组织鼓动和煽动下的一种自发自愿的暴力行为,无须境外恐怖组织的秘密训练、精心策划和周密指挥,尽管没有类似“9·11”规模的伤亡与损失,但因其特有的分散性、隐蔽性和突发性比大规模恐怖袭击更具反恐挑战。正如法国总理曼纽尔·瓦尔斯在里昂“斩首”袭击案之后对媒体所说“问题不是是否会有下一个袭击,而是‘什么时候’”。^①

(三) 参与网络恐怖活动

在中东腹地大肆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伊斯兰国”还开辟了网络恐怖战场——在虚拟空间宣扬恐怖思维、招募追随者和鼓动恐怖袭击等等。依靠自身媒体机构盈千累万的宣传出品,借助社交媒体高速宽泛的传播效应,“伊斯兰国”迅速吸引了大批支持者参与其网络恐怖活动,其中包括很多西方青年。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5 年 3 月的一份报告显示,2014 年 9 月~12 月,在 Twitter 上支持“伊斯兰国”的账号多达 46,000~90,000 个,平均每个账号约有 1000 多个跟帖者,其中约四分之三跟帖是阿拉伯语,近五分之一是英语。^② 2015 年 6 月,美国 FBI“请求”国会授权获得一些网络用户的私人通讯信息以抵制“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和招募,因为“每天可能有成百上千的美国人在网上秘密支持‘伊斯兰国’的恐怖宣传和招募活动。”^③ “在法国‘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构每天发送 40,000 条推讯,吸引着 2800 多万法语跟帖者”。^④ 2015 年 6 月,22 岁的英国女青年阿拉·阿卜杜拉·伊斯德(Alaa Abdullah Es-ayed) 因发布 45,600 条与“伊斯兰国”和“基地”相关的推讯被判刑 3 年。2015 年 6 月,17 岁的美国高中生阿里·舒克里·阿明(Ali Shukri Amin) 因利用推特招募一名 18 岁的同学前往“伊斯兰国”可能面临 15 年的监禁,警方称这名美国

① Kim Willsher, “France Attack: François Hollande Holds Second Crisis Summit,” *The Guardian*, June 27, 2015.

② J. M. Berger and Jonathon Morgan, *The ISIS Twitter Census: Defining and Describing the Population of ISIS Supporters on Twitter*,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 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alysis Paper, March 2015, p. 6, p. 14,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5/03/isis-twitter-census>

③ Mike Levine, “FBI ‘Imploring Congress to Help’ in Fighting ISIS Recruitment in US”, *ABC News*, June 3, 2015.

④ “ISIS Bombard French with 40 000 Tweets Each Day,” *The Local*, June 2, 2015, <http://www.thelocal.fr/20150602/isis-bombard-french-with-40000-tweets-day>.

最年轻的恐涉案犯在推特上有 4000 多名追随者。2015 年 1 月 12 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的 Twitter 和 YouTube 帐户遭到名为“网络哈里发”黑客组织的攻击,据美情报机构称策划实施这一网络攻击的是“伊斯兰国”的“黑客精英”——20 岁的英国网络专家朱奈德·侯赛因(Junaid Hussein)。

“伊斯兰国”发动的网络恐怖战争已使得虚拟空间成为与现实空间并重的恐怖战场和反恐战地,在虚拟空间参与“伊斯兰国”恐怖活动的西方青年不但自身成为“伊斯兰国”推行恐怖主义的工具,更为严重的是蛊惑和煽动了更多盲从无知的青年卷入极端暴力的漩涡,助长了“伊斯兰国”恐怖思维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散与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其危害不亚于参加现实恐怖活动的西方青年。

二、西方青年极端化原因

(一) 网络宣传和媒体攻势

“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和媒体攻势是引发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的表层诱因。自 2014 年 6 月宣称建立“哈里发国”以来,依靠自身媒体机构丰富多样的宣传出品,借助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的传播便利,“伊斯兰国”发布了盈千累万的恐怖信息包括音频、视频、图片和电子杂志等等,尽管其网络宣传面向全球,但在很大程度上刻意设计了针对西方青年的宣传攻势,如“伊斯兰国”“生活”媒体中心(Al-Hayat media center) 用英、法、德等多种语言播送制作精良的视频节目,针对西方青年进行宣传和招募。该媒体中心于 2014 年 7 月开始定期发布专业水准的英文在线杂志《大比丘》(Dabiq magazine) ^①,除侧重报道“伊斯兰国”的战事新闻、煽动支持者发动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和鼓动全世界穆斯林加入“伊斯兰国”参加“圣战”外,该电子杂志还大力宣扬和推广“伊斯兰国”的宗教合法性及其辉煌未来。此外,为了招募西方青年,2015 年 2 月,“伊斯兰国”在网上发布图文并茂的电子英文招募指南,内容包括前往“伊斯兰国”首都拉卡的电子地图,途中如何寻求联系人和所需路费必备行李等等。为了煽动支持者在西方国家发动暴力袭击,2015 年 3 月,“伊斯兰国”在 Twitter 上发布名为《如何在西方生存: 圣战者指南》的电子手册,传授暴恐技术指导支持者以“伊斯兰国”名义在西方国家发动恐怖袭击包括如何制造炸弹、逃避监控和准备生存工具包等。2015 年 4 月“伊斯兰国”改进音频宣传技术,通过社交媒

^① “Al-Hayat”和“Dabiq”是阿拉伯语单词“الحياة”和“دابق”的英文音译,前者意为“生活”,后者为叙利亚阿勒颇省北部一村庄名,“大比丘”为作者沿用现有媒体的中文音译。

体播送配备有美音新闻主播和高度专业化的新闻节目,虽然“伊斯兰国”早已开始利用音频进行宣传,但此举被认为是第一次特别针对西方受众,凸显了其招募西方青年的企图。此外,“伊斯兰国”还在宣传方式和招募口号上花样新出,精心设计了西方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煽动和诱惑,如仿照美国著名网络射击游戏《Call of Duty》制作网游宣传品;篡改世界著名“山姆大叔”的海报作为招募口号“我们想要你!”;针对西方女性“伊斯兰国”的招募口号则是“做一个圣战新娘!”。值得一提的是,现身说法地利用西方人进行网络宣传和招募是“伊斯兰国”针对西方青年的特别手段。如 2014 年 9~11 月间英国人质约翰·坎特利(John Cantlie)多次出现在“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中,谴责西方国家的空袭,盛赞“伊斯兰国”的“胜利”并以专业记者的身份在叙利亚战地科巴尼进行现场直播,等等。2014 年 6 月 19 日,“伊斯兰国”“生活”媒体中心在网上发布了一段题为《没有圣战就没有人生》的招募视频,视频中几位西方青年骄傲地畅谈他们加入“伊斯兰国”的理由,怂恿全世界穆斯林参加“圣战”。美国大学市场营销教授斯科特·泰兰(Scott Talan)评价“伊斯兰国”的媒体宣传出品如同“麦迪逊大道的宣传产品一样兼备情感诱惑和推销价值”。^①

“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不仅形式多样、制作专业、出品繁多,而且宣传力度和攻势前所未有的,对催生西方青年的极端化现象形成了强大的煽动力,特别是为西方青年的“自我极端化”提供了路径,“面对面的极端化模式已被网络所代替”。^② 尽管如此,“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和媒体攻势也仅是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迸发的导火线而并非其深层内驱动因,正如美国作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狂热分子》中所说“最容易单凭宣传打动的一种人是失意者。”^③

(二) 边缘化和疏离感

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并非随着“伊斯兰国”的崛起突如其来,而是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凸显端倪。2004 年 3 月马德里爆炸案、2004 年 11 月荷兰电影制作人特奥·梵高遇袭案、2005 年 10 月巴黎郊区骚乱和 2005 年 7 月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实施者和参与者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西方穆斯林青年。对此西方观察家们曾推断说“生活在孤立社区的第二代穆斯林移民开始背离民主社会,他们也许

① Bernd Debusmann, “United States Lags in Propaganda War against ISIS,” *The Arab Weekly*, June. 19, 2015, p. 7.

② Marc Sageman, *Leaderless Jih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 41.

③ [美]埃里克·霍弗著,梁永安译《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会发展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同情者”。^①而导致这一极端化现象苗头的内驱动力正是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移民社会整合失败的恶果——边缘化和疏离感。

“所谓的社会整合是指一个国家内的宗教少数群体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与主体社会发生普遍而深入的联系,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认同。”^②然而,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穆斯林人口众多的欧洲国家所进行的移民整合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雷肯(Robert Leiken)在《欧洲愤怒的穆斯林》中所说“对于怅惘失意的穆斯林后代来说欧洲扮演了主人的角色,这些穆斯林后代只是名义上而不是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欧洲公民”。^③“欧盟国家社会整合的失败已被证实是极端化发展的一个因素,它与依然是社会局外人的第二、三代穆斯林青年的沮丧和暴力密切相关”。^④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伊莱恩·普雷斯曼博士(Elaine Pressman)认为移民社群对社会整合的感知是极端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伊莱恩·普雷斯曼博士建立了10个社会整合感知检测移民社会整合的完善程度并指出其中最易引发个体极端化的四个“高风险”感知是:社会融入感知;机会均等感知;社会接纳感知和价值观认同感知。如果审视一下西方社会穆斯林青年的生存状况,就会发现穆斯林青年一直是引发极端化“高风险”感知群体。

首先,失业是穆斯林青年提高“社会融入感知”最大的障碍,而就业歧视则令他们完全丧失了“机会均等感知”。总体上穆斯林是西方国家人口增长较快和较年轻的移民社群,约51%的欧洲穆斯林年龄在15~44岁之间;59%的美国穆斯林年龄在18~39岁之间;52.6%的澳大利亚穆斯林年龄在15~44岁之间,这意味着多半数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属于年富力强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值工作的黄金时期,然而现实是西方国家穆斯林青年的失业率一直高居各国之首,特别是“在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穆斯林青年失业率总体是各国平均失

① Ronald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Muslim Integration into Western Cultures: Between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arch 2009, p. 2, <http://web.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workpapers/citation.aspx?pubId=6478>.

② 杨忠东《成就与挑战:美国穆斯林的社会整合研究》,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46页。

③ Leiken Robert, "Europe's Angry Muslim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4, July/August. 2005.

④ Elaine Pressman, *Countering Radica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al Perspective*, Clingendael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January. 2006, p. 10, http://www.clingendael.nl/sites/default/files/20060100_csss_insight_1.pdf.

业率的两倍多”。^① 尽管导致西方穆斯林青年失业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就业歧视是引发穆斯林青年不满和沮丧的首要原因。据 2010 年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法国非裔基督教信徒获得面试的机会是同等资质非裔穆斯林的两倍半。澳大利亚一项关于少数民族职场歧视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具有中东或穆斯林名字的就业申请者面临歧视最多。“9·11”后美国穆斯林面临的就业歧视日趋严重,2001~2008 年旧金山地区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收到 4186 起针对穆斯林的就业歧视投诉,超出“9·11”前同期两倍多。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和无处不在的就业歧视造成了西方国家穆斯林群体严重的就业压力和焦虑,有数据显示 84% 法国、83% 西班牙、81% 德国和 78% 英国穆斯林担心失业。^② 失业不但直接阻碍了西方国家穆斯林社群的社会融入,而且迅速导致了其生存边缘化,“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很明显,少数族裔政策未能将穆斯林社群纳入经济主流,而是已将其边缘化”。^③ 失业及其所导致的边缘化也最终成为穆斯林青年趋向极端化的原因之一。2015 年 5 月 30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题为“伊玛目和欧洲的挑战”的国际会议认为失业和种族主义助长了“伊斯兰国”对西方穆斯林青年的吸引力。德国情报机构对近 400 名加入“伊斯兰国”的德国公民的调查数据显示十分之九是失业者。2013 年 11 月~2015 年 5 月美国明尼苏达州共有 10 名 19~21 岁索马里裔穆斯林青年加入“伊斯兰国”或参与相关恐怖活动,涉案人数占总数近六分之一,众所周知“明尼苏达州索马里裔穆斯林因失业贫困率高达 55.1%,超过美国平均贫穷率的 3.5 倍”。^④ 截至 2015 年 1 月人口仅 26,000 的法国南部小城镇吕内尔共有近 20 名青年加入“伊斯兰国”,成为法国加入“伊斯兰国”人数比例最高的城镇,吕内尔是法国低收入高失业地区,青年人失业率最高达 40%。

其次,身份危机严重降低了穆斯林青年的“社会接纳感知”和“价值观认同

①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06*, OECD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June. 2006, p. 73.

② Jodie T. Allen, *The French-Muslim Connection Is France Doing a Better Job of Integration than Its Critics?*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17, 2006, <http://www.pewresearch.org/2006/08/17/the-frenchmuslim-connection/>.

③ Andrew Geddes, *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urope*,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p. 114, p. 115.

④ *Foreign Fighters: Terrorist Recruitment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CVE) Programs in Minneapolis — St Paul*, National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Risk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errorism Events (CREAT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pril 2015, p. 6, <https://priceschool.usc.edu/files/2015/05/Foreign-Fighters-Terrorist-Recruitment-and-CVE-in-Minneapolis-St-Paul.pdf>.

感知” ,因为身份危机背后隐含的是一种未被接纳感或缺乏社会归属感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愈演愈烈的“伊斯兰恐惧症”导致了穆斯林青年身份危机的日益加剧。首先 ,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教的亵渎事件践踏了穆斯林身份的宗教尊严。伊斯兰教是一种信仰 ,同时也是主宰穆斯林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价值观体系 ,对于生活在西方世俗社会的穆斯林来说 ,伊斯兰教依然是其身份认同的核心。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81% 英国、66% 德国、46% 法国、69% 西班牙和 47% 美国穆斯林认为自身首先是一个穆斯林其次才是一个公民 ,值得一提的是 60% 的 18 ~ 19 岁的美国穆斯林青年强调其宗教身份的优先性 ,相比之下只有 40% 30 岁以上的穆斯林持此观点。^① 由此可见 ,生活在西方社会的穆斯林青年并未因接受西方教育而淡化其宗教身份 ,同时也渴望得到西方社会对其宗教信仰的保护与尊重。然而 ,西方国家却接连不断地发生亵渎伊斯兰教事件: 1989 年 2 月《撒旦诗篇》在英国出版; 2005 年 9 月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讽刺先知穆罕默德漫画; 自 2006 年 2 月起法国《查理周刊》多次刊登讽刺先知穆罕默德漫画; 2011 年 3 月美国牧师焚烧《古兰经》; 2012 年 9 月影片《穆斯林的无知》上映; 2015 年 5 月讽刺先知穆罕默德漫画比赛在美国德州加兰举行等等。其次 ,西方国家的媒介歧视加剧了穆斯林社群的身份焦虑 ,长久以来西方媒体对伊斯兰世界根深蒂固的偏见导致了其始终以傲慢和消极的媒体话语歪曲穆斯林世界。据国际媒体研究机构 Media Tenor 对“9·11”以来美国、英国和德国 10 家媒体机构 2 亿多个新闻报道内容的分析发现 ,2014 年 80% 与穆斯林相关的报道均为负面 ,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处于历史最低点。这些负面的媒体报道在西方普通民众心中炮制了一个“妖魔化”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形象 ,如 79% 德国人、75% 英国人、87% 西班牙人、90% 法国人和 70% 美国人认为伊斯兰教最倾向暴力。^② 此外 ,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反穆斯林事件危及穆斯林的身份安全。据美国安全部门 2015 年的数据显示 ,“9·11”后美国反伊斯兰事件剧增 ,由 2001 年前平均每年 20 ~ 30 起猛增至其后的平均每年 100 ~ 150 起。英国反穆斯林事件观测机构 TellMama 数据显示 ,2013 年 5 月 ~ 2014 年 2 月间英国共发生 734 起反穆斯林事件 ,平均每天超过两起。据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CFCM) 数据显示 ,2015 年 1 月 7 日查理周刊袭击案至 1 月底 ,法国各

① *Muslim Americans: Middle Class and Mostly Mainstream* , Pew Research Center , May 22 , 2007 , p. 31 , <http://www.pewresearch.org/files/old-assets/pdf/muslim-americans.pdf>.

② *Islamic Extremism: Common Concern for Muslim and Western Publics* , Pew Research Center , July 14 , 2005 , p. 12 , <http://www.pewglobal.org/2005/07/14/islamic-extremism-common-concern-for-muslim-and-western-publics/>.

地共发生 147 起反穆斯林事件。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教的亵渎、对伊斯兰世界的媒体歧视和反穆斯林事件导致了穆斯林社群严重的身份困扰。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自 2007 年以来美国穆斯林忧心关切的首要问题均显示了其所面临的身份困扰。如下表所示:^①

时间	问题与排序
2007	1. 歧视、种族主义和偏见; 2. 公众对伊斯兰教的无知; 3. 被视为恐怖分子; 4. 穆斯林形象模式化; 5. 媒体的负面报道
2011	1. 对穆斯林的负面看法; 2. 公众对伊斯兰教的无知; 3. 歧视、偏见和不公待遇; 4.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宗教与文化问题; 5. 媒体的负面报道

虽然这一调查仅局限于美国穆斯林,但穆斯林社群在西方社会的身份困扰窥一斑可知全豹,特别是对那些正值自我身份构建和完善的穆斯林青少年来说无疑是一种危机性的创伤。据欧盟基本权利机构 2010 年发布的《歧视、社会边缘化与暴力体验:法、西、英三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青年的比较研究》表明,与同龄非穆斯林相比,遭受歧视和社会边缘化的穆斯林青少年更倾向肢体或情绪暴力。加拿大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研究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发展的塔雷克·尤尼斯(Tarek Younis)博士的研究发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排斥感知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中表现更为强烈。据塔雷克·尤尼斯博士在蒙特利尔、柏林和哥本哈根三地对 18~25 岁穆斯林青年的采访结果显示,在排斥感知最低的蒙特利尔受访穆斯林青年不同情伊斯兰极端主义,而在排斥感知较高的其他两个城市受访穆斯林青年表示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第二、三代穆斯林移民出生在发达繁荣的西方国家却深陷生存困境;从小接受宽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观却周遭排斥、歧视和限制,特别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成长氛围导致了一些穆斯林青年难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伊斯兰弱势文化的围困中寻求平衡,无法将“穆斯林”和“西方公民”两个身份协调统一,最终在两种身份取向的尖锐冲突中陷入身份危机。与此同时,“伊斯兰恐惧症”的遭遇也彻底摧毁了穆斯林青年对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平等和包容等价值观的认同,正如英国首相卡梅伦所承认:“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惨痛的真相:那就是一些出生和成长在英国的人并不真正

^① *Muslim Americans: Middle Class and Mostly Mainstream*, p. 36; *Muslim Americans: No Signs of Growth in Alienation or Support for Extremism*,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2011, p. 46,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1/08/30/section-4-challenges-worries-and-concerns/>.

认同它”。^①“社会接纳感知”和“价值观认同感知”的丧失逐渐累积转化为一种与西方社会彻底决裂的疏离感,一些穆斯林青年开始剥离“西方公民”身份追寻新的身份认同,“伊斯兰国”的恐怖招募为深陷身份危机的穆斯林青年提供了一个“重新穆斯林化”和“重构身份尊严”的机会和渠道,特别是当“伊斯兰国”打着宗教旗号承诺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哈里发国”时,一些渴望获得接纳感和归属感的穆斯林青年便轻而易举地成为其恐怖宣传的牺牲品,因为对于那些深陷身份危机的穆斯林青年来说“哈里发国”的穆斯林身份比西方公民身份更具吸引力。美国恐怖主义问题政策顾问哈佛大学的杰西卡·斯特恩(Jessica Stern)博士在《哈佛公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驱动很多西方青年加入“伊斯兰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渴望构建一个有尊严的新身份”。^②另据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极端化与政治暴力国际研究中心(ISRC)对700名加入“伊斯兰国”欧洲青年的跟踪研究表明,缺乏欧洲公民身份感和社会归属感是大多数加入者的共同点。

综上所述,“社会融入感知”、“机会均等感知”、“社会接纳感知”和“价值观认同感知”四个最易引发极端化的“高风险”感知在西方穆斯林青年中都十分低下或完全缺失,从而印证了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社群社会整合的失败,而由此所导致的边缘化和疏离感最终将一些西方穆斯林青年推向极端化的歧途。

(三) “道德义愤”与“个人创伤”

美国反恐专家马克·萨吉门(Marc Sageman)在对近500个穆斯林极端化案例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个体极端化过程的“四步曲”:个体对世界范围内穆斯林遭遇产生“道德义愤”感知;个体在西方反穆斯林战争的大背景下诠释“道德义愤”感知“个人创伤”经历如歧视和挫败等与“道德义愤”感知产生共鸣;个体受到极端组织的影响最终趋向极端化。不可否认的是成长中所体验的“道德义愤”感知和“个人创伤”经历的确助长了“伊斯兰国”对西方穆斯林青年的吸引力。从年龄结构看,陷入极端暴力漩涡的西方青年绝大多数是第二、三代穆斯林移民,除深受“伊斯兰恐惧症”困扰之外,他们的成长经历了一系列见证西方国家与穆斯林国家冲突上升的重大事件:“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美军虐待穆斯林囚犯事件等等以及贯穿其中的美国

^① Steven Erlanger, “Cameron Reaches Out to Muslims in Brita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 2015, A. 10.

^② Christina Pazzanese, “A Siren Call to Action,” *Harvard Gazette*, March 17, 2015, <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5/03/a-siren-call-of-action/>.

在中东事务中对巴勒斯坦人民权益的无视和对以色列行为的偏袒。西方公民身份并没有淡化西方穆斯林对世界范围内穆斯林遭遇的同情和对西方国家霸权外交的反感。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75% 英国、63% 西班牙、63% 法国和 53% 德国穆斯林同情参与 2005 年 7 月法国郊区骚乱的穆斯林青年^①; 36% 英国、48% 法国、33% 德国和 46% 西班牙穆斯林认为穆斯林国家目前欠繁荣和发达的首要原因归咎于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②; 77% 英国、78% 法国、65% 德国和 83% 西班牙穆斯林对反恐战争持反对态度^③。54% 的美国穆斯林质疑反恐战争的纯粹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穆斯林青年对采取“自杀袭击”捍卫伊斯兰教持更宽容和更支持的态度。如下表所示:^④

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年龄段和支持率	18 ~ 29 岁	26%	35%	42%	22%	29%
	30 +	9%	17%	31%	10%	22%

这一数据从表层上反映的是小部分西方穆斯林青年的一种极端态度和情绪,但深层透射出更广范围西方穆斯林青年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外交政策的反感和愤懑,与此同时在西方社会亲身经历的边缘化和疏离感加剧了这一极端情绪的升级与外泄,当“伊斯兰国”煽动暴力对抗西方时,在一定程度上“伊斯兰国”成为一些穆斯林青年心中敢于挑战西方的“英雄”,其恐怖招募也为一些怀有“道德义愤”感知和“个人创伤”经历的穆斯林青年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与愤恨的机会和渠道,为数不少的穆斯林青年在此驱动下卷入暴力极端的漩涡。19 岁的美国少年穆罕默德·纳木扎哈·可汗(Mohammed Hamzah Khan)和 16 岁的弟弟、17 岁的妹妹于 2014 年 10 月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时在奥黑尔

① *Muslims in Europe: Economic Worries Top Concerns abou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Pew Research, July 6, 2006, <http://www.pewglobal.org/2006/07/06/muslims-in-europe-economic-worries-top-concerns-about-religious-and-cultural-identity/>.

② *The Great Divide: How Westerners and Muslims View Each Other*,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June 22, 2006, p. 20, <http://www.pewglobal.org/2006/06/22/the-great-divide-how-westerners-and-muslims-view-each-other/>.

③ *Muslims in Europe: Economic Worries Top Concerns abou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y*, July 6, 2006, <http://www.pewglobal.org/2006/07/06/muslims-in-europe-economic-worries-top-concerns-about-religious-and-cultural-identity/>.

④ *Muslim Americans Middle Class and Mostly Mainstream*, May 22, 2007, p. 50, p. 53, <http://www.pewresearch.org/files/old-assets/pdf/muslim-americans.pdf>.

机场被警察截获。他在留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被迫给美国政府纳税,而这将被用于杀害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穆斯林被践踏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国家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我不希望我的后代在这样污秽的环境里成长。^① 2015年1月,巴黎袭击案实施者之一阿米德·库利巴利(Amedy Coulibaly)在被击毙前几小时向法国电视台承认自己加入了“伊斯兰国”并称杀死警察和犹太人是法国在国内外欺压穆斯林的合法回击。^② 2015年3月死于伊拉克拉马迪市“自杀袭击”的18岁澳大利亚少年杰克·比拉迪(Jake Bilardi)在博客中剖析自己的“圣战”之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占领军的武力滥用令我开始鄙弃美国及其盟国包括澳大利亚,我认为必须消除这种暴力革命治理体系,我愿意为此而战死。^③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日趋上升的冲突催生了西方穆斯林青年心中的“道德义愤”感知,助长了穆斯林青年极端化现象的迸发和蔓延。

三、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根源由来已久,但“伊斯兰国”影响下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呈现出其特有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年龄范围趋小化

据苏凡集团(Soufan Group)的数据显示,加入“伊斯兰国”的西方青年平均年龄范围是18~29岁,其中也不乏有超过30岁和年仅15~17岁的青少年,而20世纪80年代参与阿富汗冲突“外国战士”的平均年龄范围是25~35岁。^④ 2014年3月~2015年6月,美国59名“伊斯兰国”恐怖活动涉案人员的平均年龄为26岁。^⑤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影响下卷入极端暴力漩涡的西方青年在年龄范围上更加趋小化,特别是其中未成年人的比例有上升趋势。如2015年2月,三名英国少女:15岁的莎梅玛·白吉姆(shamima Begum)、卡迪扎·苏丹娜(Kadiza Sultana)和16岁的阿米拉·阿巴斯(Amira Abase)前往叙利亚加入

① Kevin Sullivan, “Three American Teens Recruited Online Are Caught Trying to Join the Islamic State,”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014, A. 3.

② Fidelma Cook, “Deli Jihadist Admits Link to Charlie Hebdo Killers in ISIS Martyrdom Video,” *Daily Mail*, January 11, 2015.

③ Jared Owens and Pau Maley, “Aussie Teen Jake Bilardi Carries Out Suicide Bombing Says Islamic State,” *The Australian*, March 12, 2015.

④ Richard Barrett,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The Soufan Group, Jun. 2, 2014, p. 16, <http://soufan-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TSG-Foreign-Fighters-in-Syria.pdf>.

⑤ “Who Are the Americans Accused of Joining ISI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 8, 2015.

“伊斯兰国”；2015 年 6 月，17 岁的英国少年塔拉·阿斯马尔在伊拉克北部萨拉赫定省实施恐怖袭击成为“伊斯兰国”最年轻的西方自杀袭击者；2015 年 6 月，17 岁的美国少年阿里·舒克里·阿明(Ali Shukri Amin) 因利用推特招募一名 18 岁的同学前往“伊斯兰国”可能面临 15 年的监禁，成为美国年龄最小的涉恐案犯。“伊斯兰国”对西方青少年的特殊吸引力，除上文中所分析的原因之外，系统宗教教育的缺失是青少年易受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招募的极端组织的特别原因。2010 年欧盟基本权利机构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缺乏传授伊斯兰教知识的正式机构，72% 法国、81% 西班牙和 67% 英国穆斯林青少年的宗教知识均来源于家庭的自发传授。^①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及其在青少年中更为广泛的普及，社交媒体成为很多西方青少年了解伊斯兰教的主要途径，因而很容易成为一些极端组织网络宣传的牺牲品。此外，青春期的叛逆、追求冒险和刺激也是西方青少年滑向极端漩涡不可忽视的因素和动机。

(二) 女性比例上升化

从性别上看，受“伊斯兰国”影响的西方青年绝大部分是男性，但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女性青年也被煽动蛊惑成为“伊斯兰国”恐怖影响的牺牲品，从未有其他极端恐怖组织如此吸引西方女性。据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极端化与政治暴力国际研究中心(ICSR) 的数据，大约有 550 名西方女性加入了“伊斯兰国”，约占西方加入总人数的 10%。^② 加入“伊斯兰国”的西方女性青年主要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大多数来自穆斯林家庭，也有部分是伊斯兰教皈依者。除与男性青年共同的极端化原因之外，女性青年极端化有其特别的原因和动机。在西方社会，穆斯林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大的困扰和压力，遭遇更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如据英国反穆斯林事件监测机构 Tell Mama 2013 年 11 月的数据，除网络中伤和威胁之外，2012 年 4 月~2013 年 4 月间 58% 的反穆斯林事件针对穆斯林女性，其中 80% 针对戴头巾或穿长袍及其他伊斯兰标志服饰的女性。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 2015 年 1 月的一份报告显示，法国 80% 的反穆斯林事件针对的是穆斯林女性。值得一提的是，以法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

① *Experience of Discrimination Social Marginalisation and Viol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and Non-Muslim Youth in Three EU Member States*,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October 10, 2010, p. 33, http://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1191-Infosheet-racism-marginalisation_EN.pdf.

② Erin Marie Saltman and Melanie Smith, “‘Till Martyrdom Do Us Part’: Gender and the ISIS Phenomenon Institute Strategic Dialogue (ICSR)”, January, 2015, p. 4, http://www.strategicdialogue.org/Till_Martyrdom_Do_Us_Part_Gender_and_the_ISIS_Phenomenon.pdf.

对伊斯兰宗教服饰的横加限制加剧了穆斯林女性在传统宗教文化期待与西方世俗文化要求之间的心理困扰和冲突,从而催生了一些穆斯林女性背离西方社会的倾向。据伦敦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Strategic Dialogue)的研究发现,西方女性青年对“伊斯兰国”所炮制的“乌托邦”式的“哈里发国”怀有更多幻想和期待:希望成为“哈里发国”的一份子;渴望生活在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期待享受平等的穆斯林情谊以摆脱在西方社会的孤立和歧视。与穆斯林男性青年参加“圣战”的目的不同,成为“圣战新娘”是西方女性青年加入“伊斯兰国”的一个特别动机,如16岁的英国双胞胎姐妹萨尔玛·哈莱(Salma Halane)和扎赫拉·哈莱(Zahra Halane)、19岁的美国女青年香农·莫林·康利(Shannon Maureen Conley)和20岁的加拿大女青年乌姆·哈瑞萨(Umm Haritha)等等。此外,值得一提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基于创建“哈里发国”的终极目标,“伊斯兰国”的招募打破了传统恐怖组织对加入者资质的单一化标准而面向各色人等广开大门,这在客观上为西方女性的加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三) 宗教背景多样化

从宗教背景看,绝大部分卷入极端暴力漩涡的西方青年来自穆斯林家庭,但一些研究数据和实际案例证明“伊斯兰国”对西方青年的吸引力并非仅局限于穆斯林青年。据苏凡集团(Soufan Group)的数据显示,近六分之一加入“伊斯兰国”的欧洲青年是来自基督教以及非宗教背景的伊斯兰教皈依者,法国这一数据的比例更高约是四分之一。^①美国安全部门的一项数据显示,2014年3月~2015年6月59名参与“伊斯兰国”恐怖活动的涉案人员三分之一是伊斯兰教皈依者。^②此外,一些特别案例也证实了“伊斯兰国”对西方非伊斯兰宗教背景青年的影响,如出现在“伊斯兰国”斩首视频中的法国青年马克西姆·豪查德(Maxime Hauchard)、加拿大魁北克袭击案实施者马丁·柯图尔·鲁洛(Martin Couture Rouleau)以及美国德克萨斯州加兰袭击案实施者之一埃尔顿·辛普森(Elton Simpson)均是伊斯兰教皈依者。尽管“伊斯兰国”的恐怖宣传和招募在西方国家吸引了一些伊斯兰教皈依者,但加入“伊斯兰国”的皈依者和普通伊斯兰教皈依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大多是对伊斯兰教缺乏真正了解的社会“弱势群体”或迷茫沮丧的“问题青年”,他们试图通过参与极端组织和暴力活动释放发泄自身的消极情绪和愤恨不满,因而极易受到极端组织的蛊惑与煽

① “Anthony Falola and Souda Mekhennet, Europe’s Converts to Islam Hearing the Call to Jiha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7, 2015, A1.

② “Who Are the Americans Accused of Joining ISI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8, 2015.

动。曾是阿富汗塔利班招募人员现为加拿大反恐研究专家的穆斌·谢赫 (Mubin Sheikh) 回忆自己的招募经历时承认“我们必然针对的目标就是那些对宗教缺乏了解的皈依者”。^① 卷入极端暴力漩涡的西方青年宗教背景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宗教在“伊斯兰国”的恐怖招募中的确只是一个幌子,正如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与伊斯兰研究专家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所说,“尽管被肆意歪曲的伊斯兰教在恐怖组织的合法性、招募和煽动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大多数有关圣战分子和类似‘伊斯兰国’的研究证明自始至终宗教并非驱动欧洲和美国人加入‘伊斯兰国’的主要因素”。^②

四、结语

“伊斯兰国”之所以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西方青年中引发蔓延速度快、发生频率高和波及范围广的极端化现象,除其前所未有的网络宣传攻势和社交媒体一呼百应的传播效应之外,根本内驱动因是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移民社会整合的失败孵化了一个遭遇边缘化和饱尝疏离感的穆斯林青年群体;西方国家愈演愈烈的“伊斯兰恐惧症”滋生了一个深陷身份危机沮丧迷茫的穆斯林青年群体;西方国家的霸权外交政策催生了一个满怀“道德义愤”感知的穆斯林青年群体,当“伊斯兰国”在中东腹地崛起发起恐怖号召时,长期以来蕴积沉淀的穆斯林青年对西方社会的不满和愤怒最终以极端的形式爆发蔓延。尽管“伊斯兰国”打着宗教旗号煽动蛊惑了很多无知盲从的西方青年,但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真正凸显的并非宗教极端主义问题,而是以极端形式爆发的社会问题,因为“伊斯兰国”的恐怖宣传激活的并非是一些特别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西方社会愤怒不满的弱势移民群体。因此,在地区层面上,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暴露了西方国家强势主流社会与弱势少数族群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在国际层面上,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强势霸权的西方国家与弱势受困的穆斯林国家日趋上升的冲突,同时也揭示了日益猖獗的暴力极端主义在世界范围扩散所引发的严峻威胁。面对日趋严重的青年极端化现象,西方各国在不同层次采取了应对、防范和惩罚措施,如加强安全机构职能、扩大执法机构权限和制定新反恐法对在国内外支持和参与“伊斯兰国”恐怖活动的公民实施严

① Alessandria Masi, “ISIS Recruiting Westerners: How the ‘Islamic State’ Goes after Non-Muslims and Recent Converts in the Wes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September. 8, 2014.

② John Esposito, “The Challenges in Defeating ISIS,” *The World Post*, August. 27, 2014.

厉惩罚;密切家庭与教育机构合作以及扩大国际反恐合作等等。但西方国家应该意识到,依靠单纯的防范、惩罚和教育无法解决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第二、三代穆斯林移民缺乏抵制极端恐怖组织诱惑的免疫力,是因为他们的西方公民身份并未转化为真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融合,在很大程度上陷入极端暴力漩涡的西方青年是极端暴力主义扩散和西方国家社会整合失败共同的牺牲品。所以,在加强安全层面措施的同时,西方国家更应该制定和实施一个全面而长期的社会整合战略,促进穆斯林移民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参与度与融入力,从而在根本上遏制和消除青年极端化现象。

Analysis of the Radicalization Phenomenon of Western Youth under Influence of “Islamic State”

LI Ning

(Li Ning , Associate Professor ,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declaration of what is called “caliphate” on July 29 , 2014 , the “Islamic State” has been wantonly abusing social medias to spread its terrorism messages , recruiting followers and encouraging its supporters to launch violent attacks , which has given rise to a growing phenomenon of youth radicalization worldwide. Many native western youths , in particular , have become both tools and victims of it. Through a number of detailed data and examples , this paper tries to expound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western youth’s radicalization and analyze both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centives as well as the trend it highlights.

Key Words Western Youth; Radicalization; the “Islamic State”

(责任编辑: 李 意)